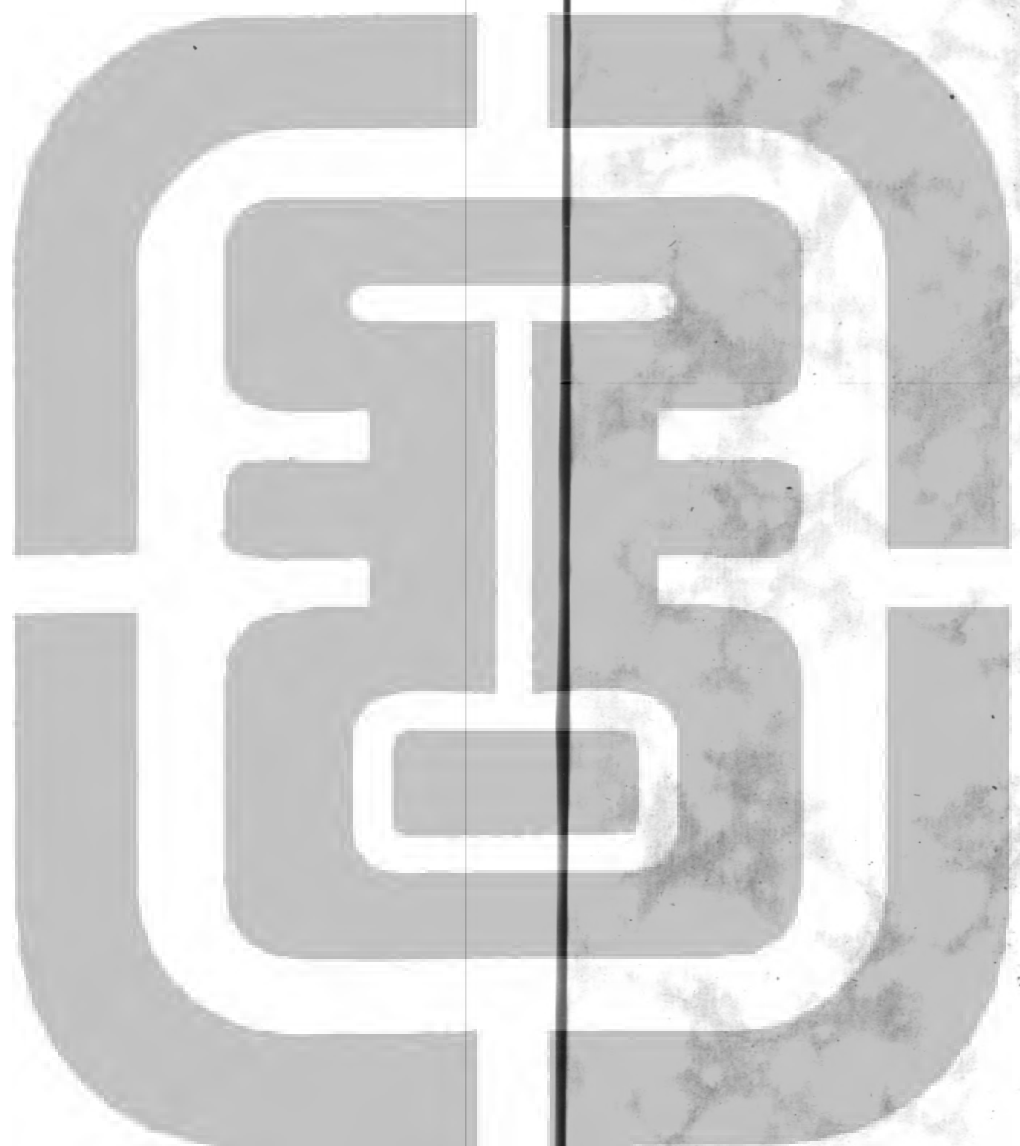


隋書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魏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字宇文護引為中外託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授萬機素以其父守

節曰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
左一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因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
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
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
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
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
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
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
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
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榮
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
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摠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之心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欲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舨艦等各
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
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
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石綴鐵
鎖二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
巴延舉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
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
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都督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
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
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
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
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
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
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白楊子津進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
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
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
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
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歎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
舩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
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
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
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

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清遠寇前後百餘戰智惠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摠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惠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王賊皆歸之

自以海攻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備素汎海掩至國慶
皇遂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以比列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一加相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二頃半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顯專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顯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

優於高頴至於推誠於國虜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
遠矣尋令素監宮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
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
傷綺麗太瑣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
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費皇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
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
軍總管以奉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
戰每慮胡人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
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
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
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
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
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
善子玄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
嚴整者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
失而斬之死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
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
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責倖言

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
為令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
王肅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
匹此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吐火厥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
恐其越海以公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
虜人同行公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
是公大厥去遂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
縱為淮州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

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吾嘗聞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
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高仁壽官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務已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
建策名委質受服出師擒虜克平魏鄭類承廟筭揚
旂江表每高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
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坐兆安厝委素
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躰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

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
 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
 贊遂得神皇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成孝豈與夫
 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
 加襲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
 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
 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綵錦五百段時素貴寵
 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宣者善屬文設書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
 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躰國
 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
 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
 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
 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
 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般價直鉅萬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閣素素錄出事實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文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暕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

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齋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

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劫賊諒苞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與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補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

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戒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飲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穽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
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
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天石兵刃暫交漁濱鳥
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
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
門斬將塞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
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
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
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
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

之矣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
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
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
敢憚劬勞鄉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
洎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
豈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覲朝端出摠戎律
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
義極夏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
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

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勞自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
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與兵晉代播蕩山東陛下拔臣於
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
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由蒙使
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使同
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
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
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
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
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

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
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
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
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
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
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
徽春秋述代方編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
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
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
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
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各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
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
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負資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
居宅侈麗朝毀之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
磴并利田宅以千計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
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
由是竟為官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
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
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為邵
州刺史公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
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
千丈迷太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主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又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等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

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日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
素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
晉王在賢兄之口再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
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
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
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
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
身禮士聲譽名曰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
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
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
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
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其
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
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
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女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
恩義甚篤既捨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
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
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字玄挺後之

此句可與... 四十一

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
 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
 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户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
 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
 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
 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
 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户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
 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
 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

摠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
 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
 公加邑二千户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
 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
 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
 文思嘗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龍巖爵華山郡公邑二千
 白户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
 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

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
分陰縣公從梁齊訶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
二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
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
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
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傲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
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
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駭騎於
龍庭匈奴遠遁考其美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

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
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酒君於奢侈謀廢家嫡致國
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
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塋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
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
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卒爲蛇畫足終傾國本
俾無遺育宜哉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牛弘

特進臣魏

徵

上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察氏祖儼郡中正父允
 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
 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
 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
 正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負外散騎侍郎
 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
 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矣文書肇於庖羲之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
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白在丹書是知
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判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
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

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
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
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
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
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

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書卷之二十一

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
又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
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永之文籍尤
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
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
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
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伶平姚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楷偽之盛莫過二
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執物圖書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
錄摠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苑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
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去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
之於外城所收十纒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毫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亦採訪驗其本自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

史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
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舊目止有
主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
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
劫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
冠往初自華夏分離處倫攸斃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
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天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定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
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湏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然士民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恹惜必須勒
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
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一二年間
籍稍備進爵音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二年拜禮部尚書
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
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

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揔章布政興治
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
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
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西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
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
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
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
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
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

夏室之廿二尺若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

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又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

人殊鄭注王肅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門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

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

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

祭論之便須朝宴據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
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云席小

禮記卷之四十四

列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

摠其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渙於大室之

北西面大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

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夾入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簾蓋

邊皆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升歌出博

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葉劉向

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

明堂圖明堂天圖明堂陰陽大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

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

玄云月令不書春秋上一紀之首章禮記少合為記蔡

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年

有證明文多不載史記以為夏時之書

儒者專于聖月令之事而記之不書

葉本得全編周書亦未可即為秦書

之法皆聖王仁德之政也蔡邕具為書

荀文論之曰明堂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

曰世室殷人曰重

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且五名而生以明堂也制度之

大雅回問傳

卷之

一介安

單

單

未

未

未

未

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且圓

後九六之道也八闢以象卦九六以象州十二宮以

辰三平六建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與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

三丈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也周二十四象象二

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其模範天地則

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令若直取 古工不參月令青

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皇帝之禮 不得而用漢代二

浪絕魏氏三方未耳無聞與造晉則待中裴頠議曰尊祖

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允宜可直為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遠感率茲禮此

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

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棊房間通街穿

鑿甍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

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

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白文祖黃曰

神外白曰顯紀黑白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

東漢

年八十八

小詩二

白詩年二十

自外小此門小

蘇林二

本懽高五軍

聖文
惠五
禮記

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取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不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明堂三之二室之一般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般言四阿重屋周承其

後不言室制亦盡同可知也其般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般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坵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離者何禮記盛
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離明堂陰陽錄
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夫內有分室以象紫宮
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離太學
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離太學同實異名邕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園如璧則曰璧離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
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離以養老教學二者不同表準
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

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
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離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
壁水李充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離夫帝
王行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
法度數取於月令遺明堂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
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方工記
考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闌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
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墀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
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未稽古輒
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
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圓立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

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
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
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王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冬律雨雪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
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及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文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宣十二律其二申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

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
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
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太樂
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
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
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
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
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
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
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
所用林鍾是卑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
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
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
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
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
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

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大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
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
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
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
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
舊臣懇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白弼好酒而
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
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忍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

輟其實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太亦有學
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
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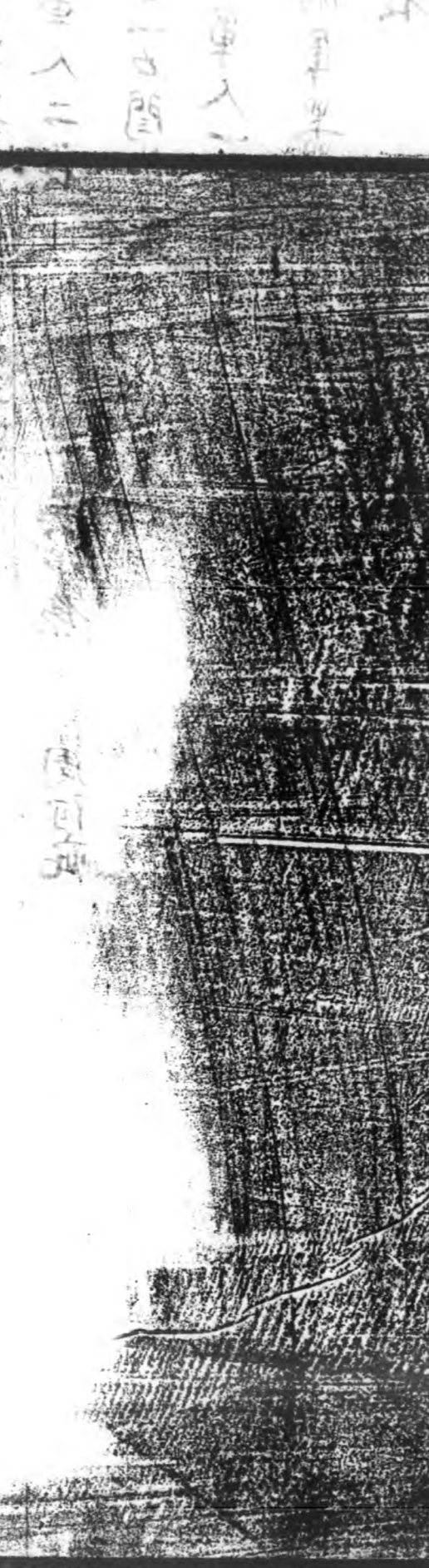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
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
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
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
崇基不構于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十三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列傳卷第十五 隋書五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
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
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乎時文州民夷
相聚為亂驪羅募從征賊據保嚴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
進龍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
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十九十三
新書卷之五
五
彭

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
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
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
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
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逃慶退據汾橋賊爭進
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緝拔高壁
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勲庸早
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恣行陣東
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綽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
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遼安反胡平

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其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
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
慶有舊其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
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
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
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
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
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
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亂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
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公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

海國本補全本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宗京過自竄江南耳庸蜀
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秦素無警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
爲虞宋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
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
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寔聖人
之躰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
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襍運
竒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睞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
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堯龜驗一人之慶有徵
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寔爲不實書上省表天陛下
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
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
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爲不忘彌
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
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
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
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
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
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
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二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

○廿一
隋傳十五
五十一
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曰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
協因奏曰曰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曰安在協曰在朝
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字文化及弒逆之際鼎時
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
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鼎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暕高之六世孫祖延實
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
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
顧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

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負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
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
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
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
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
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
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
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
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齊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
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摠管稱有惠政
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
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
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
孝矩西魏時龍驤尉華縣人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
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
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宋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

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盡將圖之為兄則所過孝
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為妻情好
甚密及閔帝受禪護摠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
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摠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
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
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為
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
俄拜壽州摠管賜孝矩爾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
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令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
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比復以孝矩領行軍摠

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搗請歸初服恭膺寶劔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君以邊境務煩即宜從節涇郡養德卧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錫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池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以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鞠養性友涉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

富多金寶囊無所受脫身而出為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起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摠管歲餘徙原州摠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具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捨盜罪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

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亦不恃
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
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
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
軍惣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惣管從漢王至柳
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吏獠為寇襲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
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
東之役郡官督軍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符詐表襄詰
之掾理屈襄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
遂大怒囚杖自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二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
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
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大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
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
信護察榮謹厚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
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
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
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
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緩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廣等招遠感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
是不能為寇武帝親擣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
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厚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所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
自結納宣帝崩高祖怒百城召榮無其背而笑曰吾言驗
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
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替之舊羅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
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徭多叛詔榮領八州諸
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賜
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
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
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
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懸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
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
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等情哀苦有感
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
純至如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
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
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贈物一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

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龍驤
北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
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
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絲二百
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
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
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
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
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
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

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恬然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拜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眾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擇晃手曰時不可也晃亦博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相進晃位開府令督左右其見親待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一突歌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

行既而高祖為丞

踐詐謂晃曰射雉

心民君臨寓內猶憶

百何得忘也尋加上

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路出賀蘭山擊賊破

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平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五年七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高祖長壽頴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初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

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越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章
 時在京師與周起王謀害高祖誘越為內應越謂安曰寢
 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
 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
 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
 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齊蒙
 全首領為幸甚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
 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
 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進封趙郡公越下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

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
 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
 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
 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眾先鋒大破陳師高祖
 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
 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眾
 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
 將軍除鄧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越開
 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

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
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涇州刺史愬為衛州刺
史安子瓊愬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
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愬安兄
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
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躰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
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永此澆季寔繁茲堯上大
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瓊潛結藩枝扇惑猶子
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
臺縣男愬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

念誠節嘉之無已噫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
有疑惑欲使安等各教之方自勉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
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夫性誠孝猶不並立
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
舊勳重賞命於是無安愬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
百匹羊千口復以愬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
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
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
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愬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
或早有腹心之託雲雲兩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聘步天
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柔晶幼養宮中未聞
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慈之於高祖
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
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誓

列傳第十五

隋書五十

